



高考最后一门科目终了的铃声消散在空荡的走廊里，我独自踱步出校门，背脊上仿佛卸下了一座无形巨山，脚步竟有些轻飘，仿佛这具身体刚刚从长久的泥沼里挣脱出来。阳光明晃晃地落满肩头，像是陌生又熟悉的暖意，竟让我微微眯起了眼睛。原来“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滋味，竟是这般沉甸甸的轻盈。

高中伊始，我如同初涉深林的幼兽，懵懂无知。或许家人将我护得太周全，以至于初入集体，便骤然撞上了形形色色的面孔。回到家，我走神，不小心打翻了水杯，浸湿了书本，我捧着那沓沉甸甸的湿透的纸页，指尖冰凉刺骨，书页在手中沉重如铁，每一页湿漉漉的折皱都像无声的讥笑。后来，教室里喧嚣依旧，我的沉默却如同真空般隔绝了所有声响——我第一次感到，原来所谓“冷漠”，有时就藏在青春张扬的嘴角，带着一种天真而冷酷的随意、傲慢。

我的世界仿佛蒙上了一层灰翳。我小心翼翼地揣度每一道眼神，斟酌每一句言语，像一只惊弓之鸟，在人群中瑟缩。然而愈是畏缩，无形的网便收得愈紧。终于，在某个无法承受的清晨，我站在校门口，望着教学楼那些熟悉的窗格，双腿如灌了铅般沉重，一步也无法再挪动——某种



长江浩浩荡荡远自雪山而来，本是越发地狂放恣肆，不料到了这地界竟不得不逼仄起来，教安庆赢得个“万里咽喉”之称，于是向来为兵家所必争，直到现当代因着长江水运的重要性的削减，渐渐式微。我既出生于斯，却也沾了几分工水的运势，也是浩浩荡荡地到世间来，想要放肆地生长，到了中学却挫去了锐气，一面抱怨一面苦读。如今高考结束，终于有机会做



汪文皓，安庆一中2025届毕业生

苔痕里的轻舟

石玉涵

深埋心底的恐惧终于在此刻决堤奔涌，将我钉在原地。我转身奔逃，仿佛身后有恶魔追逐。

请假蜷缩在家，像一株惧光的植物。窗外日升月落，我在房间里反复踱步，如同困兽。父母忧心如焚的眼神和小翼翼的询问，都成了压在心上的又一块石头。那些日子，世界缩小为四壁，时间凝固成永昼。身体虽囿于斗室，心却在无边的迷宫里日夜奔突，撞得伤痕累累。某个深夜，我枯坐灯下，摊开一张白纸想倾吐些什么，可笔尖悬停良久，最终只滴落下一大团墨，在纸上晕开成一片模糊的、沉郁的暗影，如同我无解的心绪。

终于鼓起勇气自我救赎，草稿纸白得晃眼。家人、朋友温和的话语如同投入死水中的石子，激起细微的涟漪。他们说：“不是你的错，只是这世界有时太尖锐。”他们温和的声音像一把钥匙，轻轻旋开了我心中锈蚀的门锁。我紧攥着衣角，手心里全是湿冷的汗。房间时钟规律地运行着，那声音在寂静中竟异常清晰，仿佛某种亘古的计时——原来我并非孤岛，原来我的痛苦，亦有名字和来路可循。

在家人无言的支撑和自我缓慢艰难的修复中，一丝光，终于透进了我的世界。返校后，我如履薄冰。但这一次，我开始学着一点点

褪下那身沉重的铠甲。我渐渐懂得，并非所有人都心怀恶意，更多人不过是在各自生活的泥泞里跋涉着。曾经那位言语刻薄的同学，后来也曾在我低血糖发作时默默递来一颗糖。我剥开糖纸，那小小的晶体在舌尖融化开一丝微甜——原来人间滋味，苦与甜总是这般悄然交缠，如同被雨水打湿的苔痕，既显荒凉，却也透出些倔强的生机。

一日自习，前面两位同学又因琐事起了争执，声音不大却字字扎人。我停下笔，心中竟不再翻涌惊涛骇浪，只是安静地看着。他们争执完毕各自气鼓鼓地坐下，我轻轻吸了口气，重新低头书写。笔尖划过纸页的沙声轻柔地响着，像风吹过一片安宁的湖面——原来内心的安宁，竟是如此朴素有力的声音。

高考结束后的这个傍晚，我坐在书桌前，整理着三年累积的试卷和笔记。指尖拂过那些字迹，如同抚摸旧日嶙峋的伤痕。窗外有晚风轻叩，送来夏日草木蓬发的湿润气息。我把那些曾揉皱又展平的试卷，一张张叠放整齐。最后，我拿起一张空白纸，认真折了一只小小的纸船。它棱角分明，带着我指尖的余温。我推开窗，将它轻轻放在窗外台沿，晚风立刻温柔地托住了它。小舟微微摇晃着，像一颗不安分的心，正试探着前方未知的航道。

凝望着它，我心中涌起的并非狂喜的浪潮，而是经历风雨后沉淀下来的澄明。过往的深渊终被留在身后，而前路尚在迷雾中延伸。但此刻的我明白，真正的“成人”，并非抵达一个没有伤害的彼岸，而是终于懂得如何带着自己的伤口与坚韧继续航行——如同那卑微的苔藓，在无人注目的角落，也能依附于岩石，于潮湿中默默生长，最终绽放出微小却自足的花朵。

窗外暮色四合，纸船在风中轻颤着，仿佛积蓄着启航的力量。未来如同广袤而朦胧的海面，这只小舟或许将面对未知的风浪，但此刻它承载着我全部的去与希冀，正欲驶向属于自己的汪洋。

生命原非无风无浪的温室，而是暗礁与航道并存的海图。当纸船载着满身风雨刻痕，终于颤巍巍驶离港湾——那一刻我知道，所谓抵达，并非抵达某个完美终点，而恰是在无垠波涛中辨认出属于自己的坐标，并学会以伤痕为舟，继续这孤独而坚韧的远行。



石玉涵，望江二中2005届高中毕业生

十八岁的追忆

汪文皓

些抒发，或许可以拾回几分天才。

做些抒发，拾回天才，最便捷的办法当然是“述往事，思来者”。我倒没有——至少目前没有。太史公的千钧笔力，不过述述自己的“往事”，思一思自己的“来者”，想来肚子里的些许墨水倒也够用。只还有一事，我该追忆些什么呢？六岁前的故事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六岁后就开始上学，从此喜怒哀乐该有八成与读书有关。关于读书倒的确有许多话可说，不过前些日子我私下里还嘲讽学校把好好端端的成人礼办成了高考誓师大会，嘲讽其格局太小目光太短，望不见人生的广阔，现在实在是不好再把这个主题大谈特谈。离了读书和考试，我的成长路上还有什么呢？

初三的暑假，与两个朋友各骑一辆单车，乘轮渡到江对面，然后一路骑行到升金湖，单程二十六公里，往返便是百里。花了一上午。升金湖的名字俗气了些，和当时水天一色、万顷茫然的意境有些相冲，不过我们当时以为它叫升仙湖，这就好听了不是么？后来在

地图上指给家长看的时候发现了它的真名，挺失望，还和家长以及朋友们做了不少吐槽。那次出游，每人以《游升仙湖》为题作了首诗，诗的标题便不愿意改了。我说它是升仙湖，它就是升仙湖，毕竟东坡赤壁还不是三国赤壁呢！

风景确是很美，远山如画笔凌空虚划而成，似淡淡的墨痕勾连于天际，显得有些缥缈。湖面是澄澈的蓝，比天空明净许多。至于天空，其实城里包括城郊几乎已见不到正蓝了，说得艺术一些，那应当属于莫兰迪色系。特别的是，其时已是上午十点，却仍有半壁浅浅的月镶在天上，如霜如雪，在云层间若隐若现。云有苍有白，各自缓缓地天上荡悠，流向四方。水虽湛蓝，其实并倒映不出云天，且若是较为深灰的云片下边，水面便显出靛青色。也正是因为它本身并非清澈，所以微风鼓浪反倒看得极清，轻轻的波纹翕动，不似老人的褶皱，竟似少年不很光滑的皮肤。中国山水画的意境就该是这样的，非仙非俗，不清不浊。

回到江北，一个朋友先走了，

与另一个朋友一同吃的午饭，一合计下午回小学看看。他读的菱北，我读的舒巷，而午饭是在菱北小学对面吃的麻辣烫，而后和他分别了，又喊来一个小学同学一起回去。舒巷小学在我们毕业的那一年暑假就推倒重建了，我们居然半点儿没享受到新校区的建筑设施。说来好笑，我初中甫一毕业，学校也修了新操场，看来是我没时运。新学校很精致，很大气，只是没了以前那两株青松，没了随处可见的蚂蚁和西瓜虫，到底是陌生了。语文老师正好在报告厅参加活动，主持活动的老师也认识我，拉我上去给学弟学妹们讲话。我的性格是张扬的，“富贵而不返乡，若锦衣而行于夜”，兴致勃勃地和我那小学同学上台一捧一逗地讲了许多，也和他们大谈幸福与理想，告诉他们读书不是为了那些汲汲营营，是为了真正地明心见性，见自我，见天地。

新火新茶，诗酒年华，那时的我理解的没有现在深刻，表述的也不如现在清楚，却是怎样的意气风发！

高考前两天，在学校的最后一个下午，我们终于没有再上课，学校也没有放听力，大家畅快地唱了一小时的歌。结束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些人里，有的也许是我们相见的最后一面了。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从此我或许将真正地开启浪迹天涯之旅了。